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小说卷

严英秀 著

# 严英秀的小说

主编·马少青

副主编·翟万益 杨建仁

执行主编·高凯 管卫中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严英秀 著

# 严英秀的小说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严英秀的小说 / 严英秀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4.4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 / 马少青主编)

ISBN 978-7-5490-0600-7

I. ①严… II. ①严…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9761号

---

出 版 人 | 王 奕

责任编辑 | 原彦平 张莎莎

装帧设计 | 弋 舟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mailto: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

印 刷 |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 数 | 250千

印 张 | 10.375

版 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4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600-7

定 价 | 38.00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

甘肃省委省政府“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

“一支文学劲旅”的文坛追梦



篆刻：翟万益

#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高洪波 连 辑

副 主 任 梁鸿鹰 雷 达 叶延滨 陈思和 阎晶明  
高志凌 马少青 孙周秦 翟万益 杨建仁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青山 方忠义 卢 辉 刘 颀 陈歆耕  
李建军 李东华 陆 梅 张清华 张立群  
邵振国 柯肃成 郭 艳 高 凯 梁 辉  
彭金山 程金城 路晓峰 谭五昌 管卫中  
霍俊明 魏 珂

主 编 马少青

副 主 编 翟万益 杨建仁

执行主编 高 凯 管卫中

编 务 袁 静 李春玲 席晓辉 段 倩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理事，鲁迅文学院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北京大学访问学者。以“荫儿”为笔名发表诗歌散文百余篇，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发表评论 40 万字，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刊多次转载，并入选多种选本，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等奖项。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纸飞机》。现居兰州，任教于兰州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

## 开 卷

在中国，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到达第三十个年头，有“三十而立”的说法，意为一个人事业有成，可以立得住了。人如此，事物也是如此。屈指算来，成立于上世纪 1984 年 7 月 1 日甘肃省文学院的前身——甘肃省文联文学专业创作组，到今年已 30 岁了。

“三十而立”，对于甘肃省文学院来说，应该是一个充满自信的表白。而此前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以及这两套由第三届“小说八骏”和首届“诗歌八骏”16 位作家、诗人精品单行本组成的《文学院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正是甘肃省文学院这一自信表白的有力注释。

本世纪初，也就是甘肃省文学院 20 岁的时候，以服务中青年作家为己任的甘肃省文学院，在全国文联和作协系统文学院中率先提出“拆除篱墙，开放办院”理念，强力推行集荣誉作家、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服务机制于一院的“一院三制”体制，搭建甘肃文学最高学术平台“甘肃文学论坛”，推动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打造甘肃文学文化创意品牌，建设精锐文学院军队伍，一时风生水起，为文学界所关注。在此思路之下，2005 年 9 月 7 日，在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财政厅的给力支持下，甘肃省文学院与《上海文学》杂志、《文学报》两家文学媒体联手，成功地举办了“甘肃文学论坛小说八骏上海之旅”文学交流活动，在国内乃至国外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次活动，堪称一次东西部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美国发行

量最大的华语报纸《世界日报》，当年10月25日以《古有七剑下天山，今说八骏走上海》为题，分上下两篇的整版篇幅全程报道了中国文坛这一历史性的年度盛事。而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文坛纪事》《中国文情报告》等书也将其列为年度文坛大事。此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作家协会、浙江省作家协会、甘肃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等单位 and 《文学报》《文艺报》《当代作家》《飞天》《中国作家》《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潮》《西部》《上海文学》《诗江南》《大河》《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上海)等媒体阶段性的倾力支持之下，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甘肃省财政厅和甘肃省文学院上下一心，扬鞭催马，相继又在2008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推出了两届“甘肃小说八骏”、一届“甘肃诗歌八骏”和一届“甘肃儿童文学八骏”四个方阵。这一历时10年交叉性的系列文学交流、推介活动，先后向全国推出40人次甘肃实力小说家、诗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使“小说八骏”、“诗歌八骏”和“儿童文学八骏”成为中国文坛著名的文化创意品牌。其中，“甘肃小说八骏”被《文学报》在其创刊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之际评为“影响中国文坛的那些人”。而由此集合的“甘肃文学八骏”作家队伍，则被甘肃省委、省政府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强省战略列为“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之“一支文学劲旅”，接力领跑文学陇军，可谓春风得意，成果丰硕。

在一个很物质的时代，文学有可能像一个民族的血液一样奔腾潜流，但绝对不会消失。这应该是一个铁的定律。在“甘肃文学八骏”还没有出现之前，有论者说甘肃文学已接近当代中国文学的临界点，那么“甘肃文学八骏”的奔腾而出，则标志着甘肃文学已驰越了这一困扰几代甘肃作家文学理想的精神焦虑。这一巨大的事业成果，显示



了甘肃文学在全省文化建设中的强大力量和重要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在 21 世纪初甘肃的文化进程中，文学一直活着，作家始终存在，并为甘肃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份积极的正能量。无需讳言，这应该是甘肃宣传文化战线和广大作家们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而由此相继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和《文学院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则是甘肃上下、里外合力共同铸就这一辉煌的全景式图文大志和心灵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必将为历史所珍藏。

骏者，良马也。出土于西凉大地的“铜奔马”，令人联想，显为中国的旅游标志，天下闻名，诉说着不尽的历史传奇。可以说，甘肃为骏马和天马的故乡。我们相信，寓意于此且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甘肃文学八骏”，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展开万马奔腾的壮丽画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一支神采飞扬的天马畅想曲。

编 者

2014 年 3 月 5 日

## 我的同学严英秀

小 岸

鲁院开学第一天，教室里聚集着几十个同学。老师还没到，课桌上摆放着每个人的座签。座签上，同学的笔名也被细心标示出来。大家各自寻找着可能认识的人，不是看脸，而是埋头浏览座签。这情形有点好笑，因为好多同学都是见过作品，见过名字，没见过本人。

我有些拘谨，有些无措。五十张面孔除了本省的春澜姐，其余皆不认识。忽然有个女同学弯腰和我说话，你是小岸？我连忙站起来，是，我是。她后退一步，笑道，我是严英秀，我见过你名字，《卡》是你写的吧？哦，我笑了。我对严英秀这个名字不陌生，不仅读过她作品，也见过她照片。照片上的她看上去就像地道的藏族人，有高原女子的凌厉之气。而眼前的人，小小巧巧，长发垂肩，一幅纤秀的模样。我说，我们在《飞天》同一期发过作品，上面有你相片，她笑着。我又说，咱俩同时获的《黄河》年度奖。她点头，对，对。我问她收到奖金没？她说，收到了，证书也收到了。我问，还有个奖杯，见到没？她摇头，奖杯没法邮寄啊。我遗憾地说，是个水晶奖杯，挺漂亮。她笑道，以后有机会去太原再说吧。

不久，恰逢太原一个朋友到京公差，听说我在鲁院学习，想来看看，参观一下现代文学馆。朋友也是风雅之人，喜欢写诗作文。我便请他帮忙，能否抽空去山西作协《黄河》杂志社帮我拿样东西。朋友欣然应允，

几天后，果然就把严英秀的奖杯带来了。我高兴地去敲她的门，结果她不在。那阵子，她同时在北大做访问学者，有时在那边，有时在这边，很忙的样子。等她回来以后，我终于把奖杯送给她。她很意外，很惊喜，连声道谢，并把奖杯从盒子里拿出来，像个孩子似的，左瞧右看。我预备告辞，她却摀住我的肩，说，你等等。然后跑到洗手间洗了一个大苹果，塞给我，说，吃完再走嘛。那只苹果真大哦，简直像小西瓜一样大，吃的时候需要两只手捧着。

那次交往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们逐渐熟络起来。

英秀是大学教授，但她丝毫没有学究气。她特别喜欢听鲁院同学喊她“英秀”，这个称呼令她想起少女时代。她说，那时候，要好的女伴总是叫她英秀。自从参加工作，周围便再没人这么亲切地称呼她了。比她年长的同事叫她小严，比她年轻的，包括她的学生，都称她严老师。回到家里，家人唤她“苕儿”。“苕儿”也是她用过的笔名，为何叫“苕儿”？她说这其实是她的乳名，她的藏族名字叫“苕花曼”。

来鲁院之前，我从没结识过藏族人。我一直觉得藏族是个神秘的民族，辽阔，高远，遥不可及。没想到，身边忽然出现一位活灵活现的藏人，我对她充满好奇。你们平时吃什么？我问。她说，馒头面条米饭，有什么吃什么嘛。我不甘心，为什么你们也吃这些东西？这是我们汉人吃的嘛。她就笑了，我生活在省会城市，你让我吃什么？没你想得那么复杂，我们和你们没什么区别。

她说得也对，表面看，是没有区别。穿的衣服，吃的食物，说的话，如果不拿出身份证看，谁又能分清谁是什么民族？但事实上，在她的身上，绝然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说不上来的东西，性格里的东西。她对人对事特别爱较真。在课堂上提问，被提问的老师有时绕着她的问题走。她呢，偏偏一门心思追问到底。她身上具备一种笃定的、执拗的、不妥

协的独立思考精神，也许这些便源于她的母族特质。她的真纯、直率也常常让我愕然，讨厌什么，鄙薄什么，就毫无顾忌说出来。而我认识的更多的人，都和我一样，即便心里存有不满意，也总是迂回曲折搁进肚子里。

英秀特别爱唱歌，有一幅引以为傲的好嗓子，没有话筒也敢清唱。她唱的《青藏高原》，飙至高音处，丝毫不逊于专业歌手。英秀同样喜欢舞蹈，鲁十七联欢会有一个节目声名远播，八名女同学身穿花枝招展的古典服饰，在《春江花月夜》的优美旋律里翩翩起舞，里面自然少不了英秀的影子。藏族女人能歌善舞也就罢了，谁知她还会打篮球。篮球比赛，鲁十七史无前例打赢教工组，其中也有女生投篮加分的功劳，英秀可是篮球女生组的主力呢。

英秀是我见过的最喜欢披披肩的女人。受她影响，班里很多女生爱上了披肩，我是其中之一。电梯里，我摸着她的披肩，由衷夸赞，真漂亮。没想到，过了几天，她就送给我一条披肩，说是托人从西藏捎来的。从此，我便很臭美地经常披在身上。她的披肩真多，薄的厚的，长的方的，色彩浓艳的，花样简洁的。天冷的时候她披披肩，夏天，竟然也披，披那种薄如蝉翼的披肩。披肩和长裙，是她的最爱。她总是一袭拖到脚踝的长裙，冬夏如常。长裙逶迤，披肩摇曳，黑发飘拂，远远走来，真是养眼得很。

英秀爱吃面条，这点与我们山西人相似。有时，我们相约去学校附近的饭馆吃面。我喜欢换着花样吃，这次吃汤面，下次就吃拌面。她不一样，总是雷打不动要一碗兰州拉面。为何不换一换呢？我鼓动她。她摇头，我就喜欢吃我们兰州拉面。一碗面吃得天长地久，便慢慢专业起来，吃两口就颇为内行地评价：这家面味道还行，有点真正的兰州拉面的意思；或者，这家不行，下次换地方。她最致命的弱项是滴酒不沾。

这怎么行呢，一个高原女人，一个作家，怎么能不喝酒呢？这点，实在还不如我。有次，我怂恿她喝了半杯啤酒。出门后，风一吹，她竟然歪到我肩头，幽幽说，不好了，我大概喝醉了。我不由得哈哈大笑，怎么可能，半杯啤酒就醉了？可看她的样子，倒像真醉了，可见确实没什么酒量。

英秀写作以小说居多，但因为职业的缘故，也写一些评论。她在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评论中规中矩，引经据典，很有学院风范。她的小说则没有那么方正，无论是她的《苦水玫瑰》《一直很安静》，还是《玉碎》《仿佛爱情》，都像一条缓慢流淌的河流，女性的哀伤和疼痛，在一种沉潜悠长的叙述中，吸引读者走到河流的尽头。她是“甘肃小说八骏”之一，据说有“六骏”是男的，她是少有的“女骏”。在鲁院期间，班里曾为她 and 几个学员开小说研讨会，同学们给予她作品颇高的评价。作为小说家的英秀，与作为评论家的英秀仿佛两道平衡的直线，各司其事，互不干扰。但是我知道，她更喜欢小说，更热爱小说家的称谓。我相信，身为小说家的英秀，在写作这条路上，会走得更长远，更踏实。

写此文时，青海同学雪归正好在网上教我如何更好地发绿豆芽。问起最近写什么，我说，正写英秀印象记呢。雪归便讲述了一件事，希望我能写进去。她说自己这几年一直在外打工，单位离家甚远，非常辛苦。英秀听说后，多次为她呼吁，托告朋友，希望能帮忙解决她的工作问题。雪归说她知道这些后非常感动。我们有幸通过文学结缘，相互勉励，共同进步。同学之间的情义，中年女人的友谊，在人生走到一半的时候，如此美好地开始。我把它看做是冬日火炉里吐出的橘红色光焰，那么明亮，那么好看，那么盎然，足够温暖余生。

# 目 录

|                      |        |
|----------------------|--------|
| 作家印象 / 我的同学严英秀 ..... | 小岸 001 |
| 一直很安静 .....          | 001    |
| 雨一直下 .....           | 054    |
| 雪候鸟 .....            | 109    |
|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 .....      | 148    |
| 沦为朋友 .....           | 184    |
| 玉碎 .....             | 227    |
| 被风吹过的夏天 .....        | 264    |
| 主要创作年表 .....         | 313    |

### 一

文学院中文系讲师高寒特别烦学院办公室主任徐导。这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他烦徐导是因为徐导先烦他。其实也就是开张证明盖个章的事，顺手一拨拉就完，但徐导硬是拉着个脸，动作要么像慢镜头回放，要么像一阵躁风卷过办公桌。但无论是快还是慢，态度的怠慢和敷衍是拧得出水的。高寒起初还和他寒暄两句，待发现他渐渐没了好声气便也就闭了嘴，只横在他面前等，心里直冷笑：你算个什么鸟，你以为到大学里当个什么院系的办公室主任，就可以给老师们摆脸子充大爷了？你再也不情愿，也还是干活跑腿的角儿，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

虽然心里恨恨的，但终究没撕破过面子。办公室主任这个角色，他要是想成就你怕帮不上什么忙，但要想败坏你却处处可以下手。宏观的形而上的且不说，单是每一年每一学期的所有教学材料都在他手里攥着，给你找个工作失误添点堵，那简直比盖个章还顺溜呢。所以高寒想，犯不上和这种人计较，和这种人计较就是和自己的智商过不去。不就是三五个月找他开个证明盖个章嘛，几分钟的憋屈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工作上的事，他和大家一起随大流即可，没必要和一个破

办公室主任单独面对。

说是这么说，几分钟的憋屈很难忽略不计，尤其是这几分钟被徐导抻长了，抻到了几分钟之外的时空中。上学期末高寒站在院办门口的玻璃橱窗前看学院信息时，无意间听到徐导在里面和几个人高声谈笑，其中几句话清清楚楚地砸到了他耳朵里：我最烦给高寒那小子开证明盖章证明他是高耀祖了！他既是高耀祖，又何必高寒？他以为改个文绉绉的名儿就能让几辈子的一个乡下人脱胎换骨，不带土气？也太天真了吧，哄哄小女生罢了！不过啊，哄得了一时哄不来一世，你们看，一个一个的女孩还不是前赴后继地对他做了踢腿运动？活该！连祖宗起的名字都不要，我最烦这种不地道的人，高寒，高寒，这小子想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体验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呢，哈哈！

徐导的话句句刺耳扎心，那笑声里更是充满了奚落和嘲笑，高寒在第一时间产生了情绪失控的严重症状。但鉴于前面已经陈述过的理由，他没有冲进去和徐导理论，而是硬忍着从学院门口快步走掉了。一直到三楼，他才停下脚步掏出烟点上。深吸一口烟，他将那些人刀子般的笑声从脑海里推远了一点，一种来自深处的坏情绪使他灰心得要命，一时他都没有心力恨徐导了，他只是恨自己。唉，要不是为了那点只够买一两包烟抽的小稿费，何必去开什么证明看人眼色遭人耻笑！说来说去，都只怪自己改名这件事。

说起改名这件事，高寒觉得特委屈。别说改个名字了，他有好几个干行政奔仕途的同学，都早早把该改的都改了。明明都快是三十五六的人了，人家的身份证上偏偏就是八零后，这一八零后，立马让人觉得山高水长，无限风光在后头。高寒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操作的，自己却是想换个名都硬是没赶上时候踩上点。当年他一考上大学就嫌高耀祖这名不好，经过好一番斟酌，新生见面会上他自我介绍叫高寒，



自此以后从宿舍到班里，高寒这名字也就算叫开了，几乎没经过什么过渡期的不适感，高寒很快就有了高寒的感觉。倒是逢年过节，几个高校的老乡们搞联欢，那些小学、中学一起上来的人一看见他就扯着乡音喊“高耀祖”时，他会有一刹那的恍惚，不知道他们喊的是谁，高耀祖是自己吗？那高寒是谁？

高寒把自己现在叫高寒的事郑重告诉了老乡们，大学生们都是思想开通的人，大家觉得没什么不妥，改了就改了，不就是个名字嘛。有几个也对自己的名字很不满意却未实施改名的老乡很是敬佩他，羡慕他。但说完议完后，他们却照旧高声大嗓子地喊：喝酒！高耀祖！高寒不禁苦笑，他知道自己在这帮人中间，在这帮人后面的那个遥远的乡村里更多的人中间，永远都是高耀祖了。但这又与高寒何干？这些人，那个村，这些人和那个村的高耀祖，充其量只是过去，只是一种记忆和底色罢了。而将后无穷的新生活，都是高寒的。这样一想，他通体释然，他也捋起袖子扯出乡音划拳，在高耀祖的感觉里只喝得昏天黑地，趴到了桌子底下。

高寒以为高耀祖只属于乡音乡情，其实他还属于他一路如影随形的人事档案，属于身份证之类坚硬的物质。他起初没重视，反正在公众视野里他已经完全活成了高寒。等到发现出麻烦了再去跑时，死活都办不成了。派出所管户籍的干警鼻子里哼哼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所有人的信息都在网上统一管理，想改名哪有那么容易！再去磨，得到的回答就三个字：不可能。

既不可能，就只好作罢。再说了，所谓麻烦也不过就是个小麻烦，很多人知道教文学的大学老师高寒同时也是个诗人，他从上大学开始就在报刊上三三两两地发表诗歌了。参加工作后，因教学科研的压力，他的诗歌创作数量日渐稀少，质量也未曾有大的飞跃，但总体